

梁啟超翻譯贊助活動研究

田希波

晚清翻譯史上重要的翻譯贊助人兼翻譯家梁啟超以譯書為強國之第一要義，曾透過翻譯政治小說、創立學會及譯書局、創辦報刊雜誌、發表倡印西書的論文，以及向皇帝呈送開辦譯書局奏摺等直接和間接的翻譯贊助形式，推動了晚清翻譯事業的發展。梁啟超的翻譯贊助體現在意識形態、經濟、地位三個方面，鑒於梁氏在政界和文壇上的影響力，其意識形態直接控制了翻譯中原語文本的選擇及譯者的翻譯策略。梁啟超提倡「以東文為主、輔以西文」、「政學為先，次以藝學」的翻譯宗旨，以此來加快西學東漸的進程，達到開啟民智、富國強民之目的。梁氏「翻譯與政治結盟」之舉措促進了晚清翻譯事業的繁榮。

關鍵詞：梁啟超、翻譯、贊助人、晚清、翻譯史

收件：2017年1月5日；修改：2017年4月7日；接受：2017年12月11日

田希波，浙江財經大學東方學院講師，E-mail: txbtxl@126.com。

本文是國家社科時基金西部項目（項目編號 12XZW019）子項目的部分階段性研究成果，浙江省教育廳高校教師訪學項目「民國期科學翻譯史研究」（FX2015057）階段性成果，浙江省教育廳一般項目「晚清兩大政治派系翻譯贊助活動對比研究」（2016）階段性成果。

A Study of Liang Qichao's Patronal Translation Activitie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bo Tian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atron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ang Qichao attached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to translation. By mean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translation activities such as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novels, the creation of communities, the founding of translation bureau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he publication of articles advocating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books and submission to Guangxu memorials, Liang Qicha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Ideolog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s well as status are involved in the practice of patronage. In view of the patron's influence in political and literary areas, both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ranslating strategies were controlled by Liang Qichao. In fact, in choosing the source language in order to disseminate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as well as to cultivate the intellect, and bring prosperity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he advocated "Japanese as the main language and English as subsidiary", and "books of political reform prior to other science books". Liang Qichao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works from the late Qing period by means of "Alignment of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

Key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patronage,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ion history

Received: January 5, 2017; Revised: April 7, 2017; Accepted: December 11, 2017

壹、引言

贊助人是影響文學系統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是翻譯史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王宏志，2001）。勒菲弗爾（A. Lefevere）在《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指出，贊助人是指足以促進或窒礙文學的閱讀、書寫或改寫的力量（包括人和機構）。贊助人對翻譯的控制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意識形態方面，贊助人的意識形態控制主題的選擇、譯著的形式和譯者的翻譯策略。其次是經濟方面的控制，贊助人為譯者提供經濟上的報酬。最後是地位方面的，贊助人透過改變譯者的社會地位，使他們融入某些社團及其生活方式（Lefevere, 2010, pp. 14-15）。一般而言，與詩學相比，贊助人更關注的是作品的意識形態。換句話說，贊助人更關注的是所處時代中，主流觀念認為社會應該是怎樣的；對於主流觀念認為文學應該是怎樣的，贊助人通常將其賦予專業人士（王宏志，2011）。

晚清時期文人志士曾透過譯介西方文化的形式使得中西文化得以交匯融合。在這一文化交融過程中，翻譯贊助人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贊助人的意識形態直接主宰了原語文本選擇和譯者的基本策略，因此，以提倡開啟民智、富國圖強為目的的維新派翻譯贊助人——梁啟超的研究，更是晚清翻譯史研究中無法繞開的。

梁啟超、嚴復與林紓並稱為「譯界三傑」，梁氏透過翻譯政治小說、發表倡導翻譯的論文，創立學會、譯書局，創辦報刊、雜誌等活動，推動了晚清翻譯事業的發展，加快了西學東漸進程，促進了晚清政治改革。此外，梁氏還發表一些關於佛經翻譯的論文。¹然而，長期以來，梁啟超在翻譯方面的貢獻一直被淹沒在其浩瀚的文學及政治學巨著的汪

¹ 梁啟超關於佛經翻譯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翻譯文學與佛典》（於1920年出版）、《佛典之翻譯》（於1922年出版）等論著中。

洋大海之中，其翻譯贊助人身份幾乎被遺忘。這不能不說是翻譯史上一件憾事。

據筆者統計，目前論及梁啟超翻譯贊助人身分的文章僅有〈試論中國近代上卓越的文學翻譯贊助人——梁啟超〉（劉曉紅、吳靜，2007）及〈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文學翻譯〉（生平，2008）兩篇文章，由於這兩篇文章的論述重點放在梁氏的翻譯理論與實踐上，對其翻譯贊助方面的論述籠統而含糊，故對梁氏翻譯贊助人身分的研究仍留有很大空間。基於此，筆者將在充分搜集史料的基礎上，對其翻譯贊助人身分進行探究，以彌補前人研究的不足。

貳、梁啟超翻譯贊助活動之動機—— 以譯書為強國第一要義²

梁啟超認為翻譯是改良、維新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在〈論譯書〉一文中，梁啟超（1896）言：

俄羅斯崎嶇窮北，受轄蒙古垂數百年，典章蕩盡。大彼得躬遊列國，盡收其書，譯為俄文，以教其民，俄強至今。日本自擬彬田翼等始以和文譯荷蘭書，泊尼虛曼子身逃美，歸而大暢斯旨。至今日本書會，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譯本，故其變法灼見本原，一發即中，遂成雄國。（頁7—8）

梁氏藉此將翻譯之於強國之重要性提升到理論高度，並提出「西人之所強者兵，而所以強者不在兵」（梁啟超，1896，頁9），故「兵學之書，雖毋譯焉可也」（梁啟超，1896，頁9）的論斷。

梁氏不僅身體力行親自操刀政治小說翻譯，而且透過創立學會及譯書局、創辦報刊雜誌等形式直接參與翻譯贊助活動，並透過發表倡印西

² 引自梁啟超（1896）（頁7—8）。

書的論文、向光緒帝呈送論述西文之重要性奏摺等形式，間接為翻譯工作搖旗吶喊。梁氏諸舉措旨在透過翻譯政治改良方面的西書，來推進維新變法活動，以彌補中國制度上的不足，進而達到開啟民智的作用，較洋務派所提倡的翻譯軍事、科技等器物方面著述等舉措，更切合開啟民智、富民興邦之現實需要。

參、直接贊助——梁啟超翻譯贊助之主要形式

梁啟超對於翻譯活動的直接贊助主要是透過其翻譯政治小說、創立學會、譯書局及創辦報刊雜誌等活動來實現的。

一、翻譯政治小說——譯者兼贊助人

梁氏的譯著《佳人奇遇》拉開了其翻譯政治小說活動的帷幕。《佳人奇遇》表達了弱小民族獨立、自由和民主的意願，並借東海散士（柴四郎）之口痛罵了英國的暴政（王宏志，2007）。該文旨在傳達政治意圖，文學意圖次之。正如梁氏所言，政治小說「其浸潤於國民腦質，最有效力」（梁啟超，1899a，頁23）。藉梁氏在政界及文壇上的影響力，該文甫一問世就受到學界的追捧，並從意識形態上和詩學兩個方面促進了「政治小說」這種新文體的出現。該文體也吸引了包天笑、黃摩西、徐念慈等一大批小說名家，他們紛紛效仿梁氏，翻譯了一定數量的政治小說。梁啟超本人則在翻譯政治小說的基礎上，創作了頗具影響力的政治幻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王宏志，2007）。

二、創立學會、譯書局

梁啟超為創立學會之事四處奔波，與其他維新派人士一道先後在北京、上海創立了強學會、廣智書局，並先後承擔京師大學堂、上海編譯學堂、大同譯書局等官方譯書局的編譯工作。

（一）成立強學會

強學會（1895年11月—1896年1月），³又稱強學書局，是維新派最早的政治團體。主要從事集會、講演、譯書辦報、購置圖書儀器等活動。該會由康有為在北京發起，梁啟超任會中書記員及其機關報《中外紀聞》⁴主編。後在梁氏的努力下，在上海成立了強學會分會並創辦《強學報》。1896年1月20日（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該會遭封禁（閻小波，1999）。雖然強學會僅僅存在了兩三個月，且透過《中外紀聞》刊載了數量不多的譯文，但該會卻為後來成立京師大學堂打下了基礎。

經維新派主要人員謀劃，1896年2月4日（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⁵禦史胡孚宸出奏，要求重新審議強學會並提議成立「官立書局」，光緒帝對此表示贊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2008），清政府於同年3月5日（該年正月二十二日）將強學書局改為官書局，專門負責翻譯書報活動，孫家鼐被任命為管理大臣。

1896年6月12日（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李端棻上奏，倡議創辦京師大學堂，⁶於8、9月間（該年七月），孫家鼐復折，贊同李氏關於成立大學堂的首倡（孫家鼐，1896，頁425—429）。光緒帝不顧反對派的阻撓，批准了由梁啟超起草、總理衙門上呈的〈代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奏摺，並於1898年7月13日（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委派孫家鼐為大學堂管學大臣，同時下令在京師大學堂設立譯書局，以開風氣；並「賞舉人梁啟超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佚名，1987，頁497）。

1898年8月（光緒二十四年六月），梁啟超上呈光緒帝，瀝陳譯

³ 本文遵照湯志鈞（1984）的考證，認為強學會成立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初，即1895年11月中旬。

⁴ 1895年維新派創辦的《萬國公報》，因與上海廣學會創辦的《萬國公報》重名，京師強學會成立後將其改為《中外紀聞》。

⁵ 該奏摺上呈光緒帝時間實為第二天，即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⁶ 李氏的〈奏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館折〉（五月初三日）實出自梁啟超之手；參見羅惇勳（1987）相關研究。

書局開辦情形，並進呈已擬就的譯書局章程十條，同時臚陳三事請旨俞允，均得到光緒帝批准。⁷ 同年 8 月 16 日（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大學堂譯書局成立。十天後，光緒帝准梁啟超所奏，在上海設立編譯學堂，並明示編譯學堂所編譯之書籍報章，概准免納厘稅（王建輝，2002）。

據統計，京師大學堂先後翻譯社會及人文科學著作 40 部，自然及技術科學著作 24 部；其中包括教育學 20 部，歷史類 6 部，外交及法政類 9 部（張運君，2003，頁 140）。梁啟超作為新興改良派的代表，旨在透過翻譯來開啟民智。因此，翻譯題材更加側重於教育、歷史、法政等「道」的層面；譯數量更多、翻譯規模也更大。

（二）創立譯書局

1897 年 11 月初（光緒二十三年十月），梁啟超等在上海創立大同譯書局，由康廣仁（幼博）經理其事。該書局主營譯書兼印康門著作，譯書「以東文⁸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梁啟超，1897a，頁 77—78）。翌年，清政府將大同譯書局改為官書局。戊戌政變後，大同譯書局遭查封。⁹ 據筆者統計，在大同譯書局經營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出版了 18 種書籍，其中七種為譯作；該資料充分體現了該刊「主營譯書」之宗旨。

1901 年底，梁啟超和康有為以「保皇會」的名義入股，由澳洲華人集資創辦廣智書局。馮鏡如雖是名義上的註冊人，但書局事務由遠在日本橫濱的梁啟超遙控指揮。¹⁰ 該書局主要從事「翻譯西書、刊印出售」（傅德華、黃代閱，1939）等業務。出版各書「務以輸進文明為宗

⁷ 三項請求：一曰「統籌全域，請增經費」，二曰「請拔開辦費」，三曰「經費請速領」。出自〈擬譯書局章程並瀝陳開辦情形折〉（梁啟超，1897c）。

⁸ 即「日文」。

⁹ 據《任公先生大事記》，「戊戌奉諭改為官書局，未成而政變，集資僅五六千金。印出之書大部者《經世文新編》，餘十餘種均小冊子，有《俄皇大彼得變政考》等書，《日本書目志》四冊」（轉引自丁文江、趙豐田，1983，頁 71）。

¹⁰ 關於廣智書局成立及停辦時間的說法，本文作者認同張朋園的考證，參見張朋園（1972）相關研究。

旨，……不敢草率從事，至於譯筆精暢，訂價從廉，非徒為圖利可同日而語」（廣智書局，1903，無頁碼）。後因經營不善，內外部矛盾重重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該書局於1915年（民國四年）停業。¹¹

據統計，廣智書局的410種出版物中，翻譯作品占194種，國人自著作品占163種，其餘53種著類不明（吳宇浩，2010）。該統計表明，廣智書局翻譯作品多達一半以上，而這些譯作中，譯自日文的書籍也占了絕大多數。截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廣智書局發行的各類圖書達167種，其中包括政法類42種、史傳類37種、地理類26種、教育類16種、教材10種，其餘類別則不足10種（吳宇浩，2010）。這與大同譯書局「以東文為主、輔以西文」、「政學為先，次以藝學」宗旨是一致的。

從梁氏所主導的學會、譯書局所翻譯著作的原語選擇、學科比例等因素看，作為翻譯贊助人，梁啟超的意識形態直接主宰了文本選擇和譯者的基本策略。

（三）創辦報刊雜誌

梁啟超一生所創辦且親身主持的刊物達十餘種。¹²鑒於本文篇幅及梁氏主持刊物中譯文數量和影響力，本文僅選擇《時務報》和《新小說》兩份典型報刊為例加以闡明。

《時務報》創辦於1896年8月9日（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梁啟超，1898a，頁526），是清末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一份重要言論機關報，其創辦的原因是上海強學會被查封。據梁啟超（1898a）回憶，「強學會停辦之後，穰卿（即汪康年）即在滬度歲（時穰卿已移家上海，時啟超方在京師），康先生並招出滬改辦報以續會事」（頁526）；當時上海強學會的「餘銀、追回的半年房租、變賣所置器物，共得千二百金，實為《時務報》嚆矢」（梁啟超，1898a，頁526）。作為以譯報為主要

¹¹ 同註10。

¹² 據張朋園（2007），梁氏創辦的刊物以《中外公報》、《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報》、《政論》、《國風報》、《庸言報》、《大中華》等九種最為出色，影響也最為深遠。

內容的報紙，《時務報》每期僅刊載一到二篇政論文，其餘均為報刊譯文，譯述文字幾占全報的三分之二，譯語涉及到日、英、俄、法四種文字，力求「廣譯五洲近事」（張朋園，2007，頁173—174）。

據梁啟超（1898a）回憶：

忝任報中文字，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文各報二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奏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復校。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經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目經心。六月酷暑，洋蠟皆變流質，獨居一小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頁526）

梁氏又言，「記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梁啟超，1898a，頁526）。因此，梁啟超作為《時務報》主要發起者、創辦者、贊助人及一定意義上的譯者，對《時務報》的贊助主要體現在其為該報撰述論說、譯文選材、譯文語言潤色、全報編輯、校審等工作。《時務報》的成功創辦也為《知新報》、《國聞報》、《湘報》、《譯書公會報》、《集成報》等報刊提供了借鑒。正如梁啟超（1901）所言：

《時務報》後，澳門《知新報》繼之，爾後一年間，沿海各都會，繼軌而作者風起雲湧，驟十餘家，大率面目體裁悉仿《時務》，若惟恐不肖者然。（頁6287）

此外，為了擴大該刊的規模及影響力，在梁啟超、汪康年、黃遵憲等人的周旋下，辦刊基金達一萬元以上。¹³

《新小說》（月刊）是一份以專載小說為主的雜誌，「專在借小說

¹³ 除張之洞、汪康年、梁啟超、黃遵憲等名下及強學會的基金外，吳彥復等51人共助銀近七千之數，使得開辦基金達一萬多元。捐款名單見《時務報》第3、15、17、20、23、24、26、28、30、32、35、36、39、41、48、51期，參見張朋園（2007）相關研究。

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所登載各篇，著譯各半，……文言俗語參用、官話與粵語參用，……確保所登各書，惟必每號全回完結」（梁啟超，1902，無頁碼）。該刊於1902年11月（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在日本橫濱創刊，自第二卷起，改為上海廣智書局發行；趙毓林任編輯兼發行者；梁啟超為實際主持者。中間經過幾次停刊和復刊，¹⁴該刊於1906年1月（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停刊，共刊出二卷24號。該刊先後連載創作小說12部，翻譯（譯述）小說14部，體現了「著、譯」比例相當原則。¹⁵

作為《新小說》創刊人及贊助人，梁啟超透過翻譯小說發起「小說界革命」促進了該時期小說界的繁榮與發展，該刊所刊登的作品不但頻繁被其它報刊所轉載，¹⁶而且其後很多小說專載刊物都借鑒了《新小說》的辦刊經驗。¹⁷梁氏對翻譯的贊助不僅僅是意識形態上控制譯入語語言、翻譯題材，其贊助行為還涉及到對譯者經濟方面的贊助。《新小說》首期刊載的「徵文啟事」就文學創作和翻譯的稿酬規範做出了明確規定，以每千字為計酬單位，譯本「甲等每千字酬金二元五角，乙等每千字酬金一元六角，丙等每千字酬金一元二角」（梁啟超，1902，無頁碼）；自著本「甲等每千字酬金四元，乙等每千字酬金三元，丙等每千字酬金二元，同丁等同一元五角」（梁啟超，1902，無頁碼）。¹⁸儘管當時譯作的稿酬略低於創作的稿酬，這對於當時的文人來說也算是一筆不小的收入，起碼可以解決他們的基本生計問題。因此，很多文人很願

¹⁴ 有學者研究，花也憐儂（韓子雲）於1892年創辦的《海上奇書》為中國最早且專載小說的刊物，《新小說》實為中國第二份以專載小說為主的刊物，但前者創辦時間和影響力遠不及後者。參見董欣欣（2011）相關研究。

¹⁵ 據筆者統計，14部譯述小說中，包括五部偵探小說，占全部譯述小說三分之一強。

¹⁶ 《萃新報》（1904年）、《安徽俗話報》（1904年）等報刊向後轉載了《新小說》上發表的〈俄皇宮中之人鬼〉、〈冥閻〉。參見郭浩帆（2002）相關研究。

¹⁷ 後來的《繡像小說》（1903年）、《新新小說》（1904年）、《月月小說》（1906年）、《小說月報》（1909年）等都是效仿《新小說》創立的；參見郭浩帆（2002）相關研究。

¹⁸ 因《新小說》雜誌首卷是於1902年在日本橫濱發行的，故國內很難找到其原文，而1980年上海書店的全套影印版也沒有收錄正文前面的內容，本文遵照劉德隆（1998）相關研究。

意加入譯者行列。¹⁹ 譬如吳趸人作為譯者所獲稿酬大概介於每千字 2 元到 2 元 5 角之間（中上等稿件撰稿人）。因此，吳氏翻譯與《恨海》等長（五萬字）的譯作至少可獲得 100 到 125 元的稿酬，這在當時也算是一筆頗豐厚的收入。²⁰ 以稿酬的形式為譯者提供經濟贊助，在一定意義上也促進了翻譯事業的繁榮。

肆、間接贊助——翻譯贊助之輔助形式

梁啟超對翻譯的間接贊助主要是透過發表倡印西書的論文或著作，以及向皇帝呈送開辦譯書局奏摺等活動來實現的。

一、發表論文倡議翻譯

（一）〈譯印政治小說序〉

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梁啟超透過大力提倡翻譯「政治小說」，從意識形態上開創了「小說界革命」的先河。

中國傳統小說地位低微，不入九流，著者多為市井俗夫，思想上不出誨盜誨淫兩端（王宏志，2007）。但是梁啟超看到中國傳統小說具有通俗易懂、富於娛樂性的特徵，且具有強大影響力和市場，可作為向民眾傳播政治思想的快捷、方便手段。故而梁氏提出：

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梁啟超，1898b，頁 34）

¹⁹ 由於稿酬制度的逐步形成與完善，1905 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後，一大批文人紛紛「把考院博取膏火的觀念改為投書譯稿」（包天笑，2009，頁 435），因此很多文人很願意加入譯者行列。

²⁰ 當時中上等譯作的稿酬約為 2 元 / 千字左右，根據當時市場行情，上海最好的「常白米」，每擔（100 斤）市場價約為 4 元左右，因此，每千字的稿酬可以買到 50 斤「常白米」，故翻譯小說對於譯者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參見王國偉（2007）及郭浩帆（2000）相關研究。

緊接著梁氏又言：

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說為國民之魂，豈不然哉？（梁啟超，1898b，頁 34）

由此可知，「政治小說」作為西方的一種文體形式，對國家政界日進有大有裨益（王秉欽，2004）。基於民眾對傳統小說在「思想上不出誨盜誨淫兩端」的偏見，梁氏提出透過改革傳統小說、翻譯和借鑒外國「政治小說」，即透過發動「小說界革命」的方式達到其所謂的「新民」目的，進而達到其圖強救國的政治意圖。

（二）〈大同譯書局敘例〉

1897 年，梁啟超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一文裡提出「本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梁啟超，1897a，頁 77—78）。從譯入語語言上講，梁啟超強調「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究其原因一方面梁氏認為日文比英文更容易的緣故，²¹另一方面則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刺痛了中國人的神經，而對日本的崛起更感興趣。梁氏在〈論學日本文之益〉認為輔以英文之原因在於：

歐學之最近而最精者，多未能流入日本，且既經重譯，失真亦多。與其學日本文，孰若學英文矣。（梁啟超，1899b，頁 73—74）

這也體現了梁氏對翻譯中轉譯所帶來不足的認識。從題材的翻譯先後順序上講，梁氏強調「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梁啟超，1897a，頁 77—78）的選材方針，即形而上優先於形而下、社會科學書籍先於自然科學原則；從而克服了洋務派譯書選材過程中，重藝學而輕政學的弊端。

²¹ 梁啟超（1899b）在〈論學日本文之益〉中言「日本之學從歐洲來耳」，「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為我有矣」（頁 73—74）。

（三）《戊戌政變記》

在《戊戌政變記》中，梁啟超（1954）言：

謹案中國之弱，由於民愚也。民之愚，由於不讀萬國之書，不知萬國之事也。欲救其敝，當有二端：一曰開學校，以習西文；二曰將西書譯成漢字。二者不可偏廢也。……故譯書實為改革第一急務也。……中國舊有譯出之書，詳於醫學、兵學，而其他甚少，若政治、財政、法律等書則幾絕無焉。且亦皆數十年之舊本，西人悉已吐棄者，故不能啟發才智轉移士論也。（頁 44）

從以上的引文不難看出，梁啟超將中國之羸弱歸因為「民愚」，而「民愚」則是「不讀萬國之書，不知萬國之事」造成的，因此，他將譯書列為改革之第一要務，並論及舊有譯書重於器物而輕於政治、財政、法律等社會學科門類之弊端——「不能啟發才智、轉移士論」。這與其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所倡導的精神是一致的。

根據《譯書經眼錄》所收目錄，光緒末季所譯的書，合計為 533 種，其中譯自日文的多達 321 種，占 60% 強（楊壽清，1946）。經過維新派的大力提倡，日後譯自日文的書籍的確多於譯自英、法、德、俄等西文書籍（馬祖毅，1998）。因此，維新派從譯入語語言和內容兩方面都左右了文本選擇與譯者的翻譯策略。

二、向皇帝呈送創辦譯書局、興辦京師學堂奏摺

梁氏透過向光緒帝呈送奏摺的形式，陳言創辦譯書局、興辦京師學堂對興邦富國的裨益，規勸光緒帝同意創辦譯書局。1896 年 6 月 12 日（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向光緒帝呈送〈奏請推廣學校，設立譯局、報館折〉。在該奏摺中提出設藏書樓、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遊歷等五項建議（張靜廬，1957，頁 3）。據有關學者考證，李氏的奏摺實出自梁啟超之手（羅惇勳，1987，頁

61)。該奏摺分析了已譯之書「詳於術藝而略於政事」的弊端，進而提出在京師設立大譯書館「廣集西書之言政治者，論時局者，……及新法新學，……分類譯出」（張靜廬，1957，頁6—7），以及在「京師各省會，並通商口岸、繁盛鎮埠，鹹立大報館，擇購西報之尤善者分而譯之」（張靜廬，1957，頁6—7）以「增益見聞、開廣才智」（張靜廬，1957，頁6—7）的建議。

1897年軍機大臣會同總署向光緒帝呈上〈代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這一中國近代最早的高等教育學制綱要。據稱該章程也是梁氏所擬，梁啟超（1897b）自稱：

當時軍機大臣及總署大臣，咸飭人來屬梁啟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頁29）

在總署議奏大學堂章程之際，梁啟超也受命辦理譯書局事宜。奉上諭後，梁啟超請孫家鼐代呈〈擬譯書局章程並瀝陳開辦情形折〉，該奏摺包括譯書局章程十條及另外三項請求。十條章程中，有五條論及翻譯，並就擇譯文本類型、翻譯先後順序、翻譯方式、目的語語言文體類型等方面加以論述。首先，就擇譯文本類型而言，選擇分門纂譯除體操之外的所有功課書；其次，就翻譯先後順序而言，應「先以譯普通之書為最急，必一年以後乃能告竣」（梁啟超，1897c，頁42—44），接下來按次序翻譯「專門學各書」；再次，就翻譯方式來說，對於「初級算學、格致學、政治學、地學四門」中「未明晰者」，可以「自加案語」，但不放到正文中；翻譯過程中，全部依照西方的體例，「分為每日一課，以備教習按日督課之用」（梁啟超，1897c，頁42—44）；此外，「每課之後，用西例附以答問，提挈其最要者，備學生記誦」（梁啟超，1897c，頁42—44）；最後，就目的語語言文體類型而言，「各書編成譯成後，如有餘力，仍將原書用通俗語編成演義體，務極淺近易曉，俾蒙學有所誦習」（梁啟超，1897c，頁42—44）。光緒隨後下諭令：「現

在京師設立大學堂，……應需功課書籍，尤應速行編譯」（王學珍、郭建榮，2000，頁 193），並委派吏部尚書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大臣負責京師大學堂的具體籌建工作（羅惇融，1987，頁 61）。

透過向光緒帝呈送奏摺，梁啟超以專業人士的身份將翻譯贊助人身分轉嫁給光緒帝，光緒帝則以直接贊助人的身份從經濟、意識形態及地位等方面對譯者實施贊助，促進晚清翻譯事業的發展。

伍、結語

梁啟超不僅透過創立學會及譯書局、創辦報刊雜誌等形式直接參與了翻譯贊助活動，還透過發表倡印西書的論文、向光緒帝呈送論述西文之重要性奏摺等形式間接參與了翻譯贊助。梁氏的翻譯贊助活動與其政治活動是並肩齊驅的；梁氏旨在藉由翻譯政治改良方面的西書來推進維新變法活動，以彌補中國制度上不足，進而達到開啟民智、富民興邦之現實需要。甚至可以說，其翻譯贊助活動是為其政治活動服務的。梁氏透過「翻譯與政治結盟」左右了晚清譯著的文本選擇與譯者的基本策略。梁氏「翻譯與政治結盟」之舉雖未達到「翻譯強國」之政治目的，卻歪打正著促進了翻譯事業的繁榮。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丁文江、趙豐田（1983）。*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

【Ding, W. J., & Zhao, F. T. (1983). *Liang Qi-chao nian pu chang bian*.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王宏志（2001）。一本晚清翻譯史的構思。*中國比較文學*，2，102—103。

【Wang, H. Z. (2001). A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history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2, 102-103.】

王宏志（2007）。重釋「信、達、雅」20世紀中國翻譯研究。北京：清華大學。

【Wang, H. Z. (2007). *Reinterpreting xin da ya: Translation stud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Beijing, China: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王宏志（2011）。*翻譯與文學之間*。南京：南京大學。

【Wang, H. Z. (2011).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Nanjing,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王秉欽（2004）。*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天津：南開大學。

【Wang, B. Q. (2004).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ought in the 20th century*. Tianjin, China: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王建輝（2002）。近代中國出版史上之梁啟超。*江漢論壇*，9，51—55。

【Wang, J. H. (2002). Liang Qi-chao in China's publication history of modern times. *Jiangnan Tribune*, 9, 51-55.】

王國偉（2007）。*吳趸人小說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Wang, G. W. (2007). *Wu Yan-ren xiao shuo yan jiu*. Ji'nan, China: Qilu Press.】

王學珍、郭建榮（2000）。*北京大學史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學。

- 【Wang, X. Z., & Guo J. R. (2000).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Beijing University* (Vol. 1).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包天笑（2009）。**鈞影樓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 【Bao, T. X. (2009). *Chuan ying lou hui yi lu*. Beijing, China: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生平（2008）。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文學翻譯。**科教文匯**，2，134—135。
- 【Sheng, P. (2008). Liang, Q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 2, 134-135.】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編）（2008）。**北大史學**（13）。北京：北京大學。
-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 (Ed.). (2008).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 (13th book).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佚名（1987）。**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一九）。北京：中華書局。
- 【Anonymous. (1987). *Qing shi lu: De zong jing huang di shi lu* (Vol. 419).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吳宇浩（2010）。**廣智書局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復旦大學，上海。
- 【Wu, Y. H. (2010). *Study of quong jee sue kouk*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 馬祖毅（1998）。**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訂版）。北京：中國對外翻譯。
- 【Ma, Z. Y. (1998).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Before the May 4th Movement* (Rev. ed.). Beijing, China: China Translation.】
- 孫家鼐（1896）。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折。載於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二冊）（頁425—429）。上海：神州國光社。

【Sun, J. N. (1896). Yi fu kai ban jing shi da xue tang zhe. In Zhong guo shi xue hui (Ed.), *Zhong guo jin dai shi zi liao cong kan: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of 1898* (Book 2, pp. 425-429). Shanghai, China: Shenzhou Guoguang Press.】

張朋園 (1972)。廣智書局 (1901—1915) ——維新派文化事業機構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43。

【Zhang, P. Y. (1972). Quong jee sue kouk (from 1901 to 1915).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 643.】

張朋園 (2007)。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長春：吉林出版集團。

【Zhang, P. Y. (2007). *Liang, Qi-chao yu qing ji ge ming*. Changchun, China: Jilin Publishing Group.】

張運君 (2003)。京師大學堂和近代西方教科書的引進。北京大學學報，40 (3)，137—145。

【Zhang, Y. J. (2003). The jing shi da xue tang &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textbook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40(3), 137-145.】

張靜廬 (主編) (1957)。中國近代出版史料 (二編)。上海：群聯。

【Zhang, J. L. (Ed.). (1957). *Zhong guo jin dai chu ban shi liao* (2nd edition). Shanghai, China: Qunlian Press.】

梁啟超 (1896年5月22日)。論譯書。時務報。取自 <http://laokan.dachengdata.com/search/chapterList.action?id=115960&biaoshi=21036196&field=101&pagenum=1>

【Liang, Q. C. (1896, May 22). Lun yi shu. *Shi wu bao*. Retrieved from <http://laokan.dachengdata.com/search/chapterList.action?id=115960&biaoshi=21036196&field=101&pagenum=1>】

梁啟超 (1897a年10月6日)。大同譯書局敘例。時務報。取自 <http://img.dachengdata.com/n/dcjour/jour/dacheng/21036131/3cf0bd08467e4901907e36d4fc1f7865/000e3ba27c968d17cf854cc01008b427.shtml>

【Liang, Q. C. (1897a, October 6). Da tong yi shu ju xu li. *Shi wu bao*. Retrieved

from <http://img.dachengdata.com/n/dcjour/jour/dacheng/21036131/3cf0bd08467e4901907e36d4fc1f7865/000e3ba27c968d17cf854cc01008b427.shtml>】

梁啟超（1897b）。代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載於夏曉虹（主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頁29）。北京：北京大學。

【Liang, Q. C. (1897b). Dai zong li ya men zou ni jing shi da xue tang zhang cheng. In X. H. Xi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from the Ice-Drinker's Studio: Ji wai wen* (1st book, p. 29).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梁啟超（1897c）。擬譯書局章程並瀝陳開辦情形折。載於夏曉虹（主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頁42—44）。北京：北京大學。

【Liang, Q. C. (1897c). Ni yi shu ju zhang cheng bing li chen kai ban qing xing zhe. In X. H. Xia (Ed.), *The collected works from the Ice-Drinker's Studio: Ji wai wen* (1st book, pp. 42-44).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梁啟超（1898a）。創辦時務報原委。載於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四）*（頁526）。上海：上海人民。

【Liang, Q. C. (1898a). Chuang ban shi wu bao yuan wei. I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Historians (Ed.), *Zhong guo jin dai shi zi liao cong kan: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of 1898* (4th book, p. 526).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梁啟超（1898b）。譯印政治小說序。載於林志鈞（主編），*飲冰室合集（第1冊）*（頁34）。北京：中華書局。

【Liang, Q. C. (1898b). Yi yin zheng zhi xiao shuo xu. In Z. J. Li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from the Ice-Drinker's Studio* (Vol. 1, p. 34).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梁啟超（1899a）。飲冰室自由書。載於陳平原、夏曉虹（主編），*20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頁23）。北京：北京大學。

【Liang, Q. C. (1899a). Yin bing shi zi you shu. In P. Y. Chen & X. H. Xia (Eds.),

Theoretical material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Vol. 1: From 1897 to 1916, p. 23).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梁啟超（1899b年4月10日）。論學日本文之益。清議報全編。取自 <http://img.dachengdata.com/n/dcjour/jour/dacheng/21036709/37447d1f6daf4dbf8ecee45304d8249/0d4c44fbc00ebe52d5e9567ce3b82b3f.shtml>

【Liang, Q. C. (1899b, April 10). Lun xue ri ben wen zhi yi. *Qing yi bao quan bian*. Retrieved from <http://img.dachengdata.com/n/dcjour/jour/dacheng/21036709/37447d1f6daf4dbf8ecee45304d8249/0d4c44fbc00ebe52d5e9567ce3b82b3f.shtml>】

梁啟超（1901年12月21日）。清議報一百冊祝詞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取自 <http://img.dachengdata.com/n/dcjour/jour/dacheng/28726246/3993c679b3d54126b66d157fed121c36/54a558e4da4f6bca0a9ac68595efe909.shtml>。

【Liang, Q. C. (1901, December 21). Qing Yi Bao yi bai ce zhu ci bing lun bao guan zhi ze ren ji ben guan zhi jing li. *Qing Yi Bao*. Retrieved from <http://img.dachengdata.com/n/dcjour/jour/dacheng/28726246/3993c679b3d54126b66d157fed121c36/54a558e4da4f6bca0a9ac68595efe909.shtml>】

梁啟超（1902年8月18日）。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取自 <http://laokan.dachengdata.com//search/magazinfo.action?biaoshi=7037177>

【Liang, Q. C. (1902, August 18). Zhong guo wei yi zhi wen xue bao—*New Novel Press. New Citizen*. Retrieved from <http://laokan.dachengdata.com//search/magazinfo.action?biaoshi=7037177>】

梁啟超（1954）。戊戌政變記。北京：中華書局。

【Liang, Q. C. (1954). *Account of Hundred Days' Reform*. Beijing, China: Zhonghua Book Company.】

郭浩帆（2000）。近代稿酬略談。文史知識，11，48—53。

- 【Guo, H. F. (2000).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remuneration for contributions of modern China.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11, 48-53.】
- 郭浩帆（2002）。《新小說》創辦刊行情況略述。《明清小說研究》，4，219—228。
- 【Guo, H. F. (2002). Outline of establishment and publication of *New Novel*. *The Research on Ming and Qing Novels*, 4, 219-228.】
- 傅德華、黃代閱（1939）。《近世歐洲四大家政治學說》。上海：廣智書局。
- 【Fu, D. H., & Huang, D. Y. (1939). *Jin shi ou zhou si da jia zheng zhi xue shuo*. Shanghai, China: Quong Jee Sue Kouk.】
- 湯志鈞（1984）。《戊戌變法史》。北京：人民。
- 【Tang, Z. J. (1984). *History of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of 1898*. Beijing, China: Chinese People's Press.】
- 楊壽清（1946）。《中國出版界簡史》。上海：永祥印書館。
- 【Yang, S. Q. (1946).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press*. Shanghai, China: Yongxiang Press.】
- 董欣欣（2011）。《新小說》：小說界革命的重要陣地（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河南大學，開封。
- 【Dong, X. X. (2011). *New Novel: The critical position of the novel revolu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 劉曉紅、吳靜（2007）。試論中國近代史上卓越的文學翻譯贊助人——梁啟超。《雲夢學刊》，28（4），105—108。
- 【Liu, X. H., & Wu, J. (2007). On Liang Qi-chao: An outstand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patron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Journal of Yunmeng*, 28(4), 105-108.】
- 廣智書局（1903年10月26日）。廣智書局特別告白。《新民叢報》。取自 <http://laokan.dachengdata.com//search/magazinfo.action?biaoshi=7037177>
- 【Quong Jee Sue Kouk. (1903, October 26). Quong Jee Sue Kouk te bie gao

bai. *New Citizen*. Retrieved from <http://laokan.dachengdata.com//search/magazinfo.action?biaoshi=7037177>】

閻小波（1999）。強學會與強學書局考辨：兼議北京大學的源頭（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Yan, X. B. (1999). *Qiang xue hui yu qiang xue shu ju kao bian: Jian yi bei jing da xue de yuan tou* (Vol. 1).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羅惇融（1987）。京師大學堂成立記。載於羅惇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清外史——賓退隨筆（頁61）。臺北：文海。

【Luo, D. R. (1987). *Jing shi da xue tang cheng li ji*. In D. R. Luo (Ed.), *Jin dai zhong guo shi liao cong kan san bian: Qing wai shi—bin tui sui bi* (p. 61). Taipei, Taiwan: Wenhai Press.】

日文文獻

劉德隆（1998年10月）。關於《新小說》的「本社徵文啟」『清末小説から』51, 43—45。

【Liu, D. L. (1998, October). *Guan yu xin xiao shuo de ben she zheng wen qi*. *From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51, 43-45.】

英文文獻

Lefevere, A. (2010).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